

初集

度民存 深农生

— 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切身冷熱

度民存
深农生

I247.5
Y480-2

— 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切身冷热/一丁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87 - 2434 - 9

I. 切...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2993 号

切身冷热

作 者	一 丁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李天卿
责任编辑	李天卿 周君博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56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爱莫能助

001

最漂亮的姑娘申晓放先后爱上了伙伴郭思田和沈启源，但爱情的种子还没“破土”，就都被封杀在冻土之中。这当儿，绰号叫“小马猴子”的古善君把目光落在她头上，并“先斩后奏”，逼迫她就范。郭思田和沈启源眼巴巴瞅着心爱的人被他硬“赖”走了……

第二章：红丝暗系

040

风韵超群的陈怀秋从情场上溃败，蜗居山村小学与沈启源感情深厚，彼此倾慕，渐生爱意。但不知为什么两个人都不表露，最终有缘无分。沈启源却意外地在陈怀秋面前极力介绍郭思田，不料这当儿郭思田却在陈怀秋身上发现了意外……

第三章：情人反目

083

正当郭思田陷入困惑之际，喜从天降，妙龄女郎项秀敏闯入了他的生活，姑娘闪电般坠入爱河。但是生活的偶然性注注令人猝不及防——男欢女爱没多久竟是情人反目。幸亏他当初沉稳把握，才免受牢狱之灾。

第四章：鸾凤和鸣

108

两性之爱永远是甜蜜又吸引人的。在追求爱情的途中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沉重的代价……郭思田没有甘拜下风，把险些被“撬”过去的爱人到底又“撬”了回来……

第五章：撕裂心肝

16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景不长，爱妻王大可突遭横祸，一个举案齐眉的温馨家庭瞬间支离破碎了，郭思田顿时成了孤独的哀鸿。

第六章：柳暗花明

178

女性的感召力是巨大的。郭思田又看到了生活的曙光。他破釜沉舟，离乡背井出去闯荡……命运之神注注偏爱不甘平庸的人，郭思田吃尽苦中苦摇身成了巨富……他与恋人陈怀秋这时候该“水到渠成”了，不想彼此之间的障碍却越来越难以逾越……

第七章：终成眷属

275

谭邦玉才貌惊人，离异后一直独身。直至与郭思田相识，她深感相逢恨晚。但郭思田与陈怀秋情深意切，谭邦玉压抑内心的痛苦，不能自己地陪着他们“熬”。可喜的是，郭陈二人终于结束了爱情马拉松，谭邦玉亦寻得归宿——令人意想不到的沈启源。这人世上的情缘，真是妙不可言。

第一章 爱莫能助

7

时近“五月节”，也就是小满和芒种之间。阴阳山上的各种树木，无论是成片的还是独棵孤墩子，无论是杨槐、柞树还是腊木、香椿、核桃、栗子树，叶子都已经塞满了整个树冠，密不透光。山顶上那棵老松和哈拉巴窝那一带的油松叶柏，显得格外青绿老成，每根枝丫的顶端还在继续抽着娇嫩的新芽，争先恐后地扩展和充填着母体的高度、宽度和密实。那漫山遍野、满坑满谷的一撮撮数也数不清的乌拉草，抢站着每一块空地、沟崖和岩缝。有的地方像葱绿的菜畦，有的地方像松软的地毯，有的一绺绺悬挂在崖头上像小姑娘头上的刘海儿。那陡缝间甩出来的枯叶和绿叶混在一起，倒很像老翁的胡须，垂帘颌首。整个阴阳山的沟沟坡坡，由各种树，各种草（多半是乌拉草），还有偶尔钻进去的那么一小片葛条装点得满满的。南山山腰三层殿的娘娘殿旧址，虽然早已被荒草淹没得无影无踪，但远远望去，那大致的轮廓却依稀能分辨出来。整个范围呈梯形，里边上中下分三块，说不清是因蒿草过于繁茂还是过于葱绿，总而言之，那三块地方越远望越分明，那大概是当年三层殿的院心或庙身。但无论怎么说，那往昔的热闹和辉煌已不复存在，只给上了岁数的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山南坡和山北坡各沟沟岔岔数不胜数的泉眼细流，不知道拐了多少弯，冲破多少障碍，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幽谷中。山脚对峙伸出两道峡谷，深不可测。两股水同时冒出来，北凉南热，汇于两山脚下，注入河床，彼此互不相让，你推我搡，势均力敌，形成泾渭分明的水面，谓之冷热河。河宽足有十米，一时间犹如一个大致长方形的湖泊。平稳流动至两公里光景，看看没有必要抗衡了，彻底合二为一，便相吻着冲出“湖面”，哗哗哗奔向前方，打个弯儿，躲过前面的千山岭，拐进淤泥河，流入渤海湾。这大约两公里地段，两岸住着满汉混居的两个自然屯，一个行政村。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冷热河村。

冷热河两岸，最惹人注目的姑娘、申明海的独生女儿申晓放被绰号“小马猴子”^①的古善君“赖”去了。说姑娘那边还含糊其辞呢，“小马猴子”那边却选定了良辰吉日。说女方家没提出任何异议，还真的默许了，只是略嫌日子订的有点紧，不管怎么说，毕竟是闺女出门，而且申家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还是要准备准备的。古家打发人过去了，成破利害，里里外外地一说，申家两口子心里害怕，知道做不了女儿的主，可拖着不办，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无奈，还是维持原来订的日子。消息一经传开，顿时成了河两岸街坊邻居的热门话题。

“好一朵鲜花，怎么往牛粪上插？”

“先斩后奏，做得太损！”

“古善君不‘善’！硬‘赖’！”

有的人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肥水’没外流！”

还有的忿忿不平地说：“我说这话可能不中听，那母狗要不调脰，伢狗能上去？”

据知情人透露，申晓放本人一直在哭，并一再向她妈申辩：“不是那回事。”只是语气硬不起来，好像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事”，也咬不准似的。

陈信宽老汉在堡子人眼里有番经历，他平素耷拉个脑袋不言语，在是非非面前常保持缄默。但只要他张口，就掷地有声，就有斤有两。可是因为人微言轻，人们并不注意他都怎么说的，说了些什么，他的话一时还产生不了影响。老汉对这桩婚事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既不说“可惜”，也不说“可庆”，他说：“都说晓放妈有心计，内精；善君妈外相，浮精。现在看，晓放妈‘精一精’还不如善君妈‘哼一哼’”。别人都习惯管古善君叫“小马猴子”，老汉从来都叫他名，不叫外号。

看看婚期到了，事实上更多的人心里在铆劲了，他们期待着正席口那顿“八大碗”肴饌，准备解馋。甚至有的人合计着头一天晚上就该留着肚子。这些平素见不着多少油水的庄稼人啊，心里的道眼儿多着呢！你只要细细观察后来餐桌上那一双双贪婪的眼睛和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架式，就足以证实这一点。

然而，无论是这些“议论”还是“铆劲”，可以说都是局外的，疼瓜骂枣，箩疏米碎，无关痛痒。闻知申晓放被“小马猴子”“赖”去即将成婚的消息，真正受震撼和焦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冠称“盲流”的郭思田，一个是与他形影不离，同样被鄙夷的下放户沈政的儿子沈启源。

他们俩先后与申晓放热恋过，都是不得已而却步。

^① 马猴子：满族民间传说中的残暴恶魔。

2

郭思田是今天下午才知道这事的，确切一点说是下午收工之前。那时候他正和陈信宽老汉在阴阳山北坡下崴子翻一小块荒地，老汉扶犁，他领牲口。一群上哈拉巴窝石场打石头的人路过，其中一位问信宽老汉：“老信宽，你不去吗？”“去。”信宽老汉几乎没与问话人打招呼，只吐出这么一个字，依旧摇晃着他手中的牛鞭子。老汉平日就少言寡语，郭思田知道。去，干什么去？连老汉自己都轻描淡写打不起精神，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所以老汉简单的回话也没引起郭思田的注意。忽然人群中似乎有人提到了“小马猴子”的名字，这才引起他的警觉。老汉平常除了谁家办红白喜事，他帮厨洗碗才去之外，他是一天工也舍不得耽误的人。那么，他收工要去哪呢？是不是要去古善君家帮厨？现在他想到：如果老汉下午去给古善君帮厨，那就意味着申晓放……他不敢往下想，这消息对他来说虽然是预料之中的，但来得这么快，却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事对他来说太残酷了。他实在想问问老汉，讨个明白讨个究竟。老汉似乎与谁赌气一样，根本没给他留下讨问的机会。还没到傍晚，老汉提前收了工。他把翻出来的草根、树毛子搂成两堆，回身扯下两根榆树条子做腰儿，把两堆草根树毛子结结实实地捆成两捆，撂在拖犁架上一捆，指着剩下的一捆对郭思田说：“这捆你背着，回家晒晒烧火。”接着，老汉从裤腰带上摘下烟口袋，掏出小烟袋，拧了一锅烟，擦了一根火柴，深深地抽了一口，指着没犁完的地说：“剩下的这疙瘩够你明个儿干的，用镐头刨刨算了，我要到古跃文那帮厨去！”听老汉说这话的口气，依旧像与谁赌气似的，只是听后半截的语气又像有点无可奈何。

郭思田心里“咯噔”一下，只是没有“啊”出声来。憋了半天，这个想知道又不愿知道的消息终于落实了。他两只眼瞅着陈信宽那张憨厚老成的脸，似乎要从这张老脸上讨个明白，问出个所以然来。

“你瞅什么？还不走？”老汉的语气很冲，但旋即便软了下来，“我知道你心里的滋味……咳，瞎了晓放这孩子了，不给你，给启源啊！哪个不比他强啊！我不知道，明海是怎么想的？人啊，就怕没有眼光。有数的：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走吧，思田。”说着，老汉扭身摇了一下鞭子，赶着牛拖犁架子朝山下走去。

郭思田的家在冷水村的西南方向，地僻屋荒，与村里最近一户也有一段距离。坐在村子里任何一家的炕头上往这边瞅，都能望见他屋顶上的蓬蒿和年久失修的檐头。这原本是生产队的羊圈，泥擦坏垒。五间房，西边四间通着做羊圈，东头隔出这一间住人，独窗独门。门是板门不透亮，窗是板窗不见光。关上门窗，屋里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当年陈信宽只身一人，他管那群羊，就独居在这里。后来，羊逐渐少了，直到最后空圈。那时村里他本家哥哥陈信余猝然病逝，撇下嫂嫂王玉莲。实际上他嫂嫂比他还小两岁，两个闺女都早已嫁出去了，孤寡独居后，王玉莲虽早已徐娘半老，但还没有老透。经人来回撮合，他把铺盖卷儿搬过去和他那嫂嫂“搭伙”，这间房子就一直空着。郭思田原来住在生产队的打更房，后来，他被重点盘查，说他不仅是“盲流”，而且家庭有“背景”。尽管终究没有查清到底有什么“背景”，但从此他便被村人另眼看待了。村支书杨剑运没办法，打更房不能住了，总不能让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蹲露天地吧，就让他搬到这里住下了。孤单就孤单点吧，好在他一个人能做饭，晚上一个人睡在哪里都不害怕。

屋内一锅一炕，锅台是泥抹的，炕是半截炕。锅台旁放着一个小水缸。水缸上盖着个木板，木板上扣着一只水瓢，炕上放着一个简易饭桌，脚底下堆着一个小铺盖卷儿。整个摆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就是郭思田的“家”。除此之外，还有两处显眼的地方，表明着主人的活力：一是靠东山墙吊起的用苹果箱子代替的小碗架，里边只有几个碗碟，还有一个酱油瓶，一个豆油瓶，一个大酱碗。紧挨着小碗架的是一个吊起来的方木板。还有两件东西是在一般农户家看不到的，那就是挂在前窗户框上的一根横笛和一把自制的二胡。那二胡是他和好朋友沈启源俩用抓来的老癞蛤蟆皮蒙的，音正不正他也不知道，玩一气也就不感兴趣了。现在那上边都落了灰，两根弦还有一根断了。青年人都好随波逐流，那一阵子村里的年轻人都动起了乐器，如胡琴、笛子、竹板。其实，他什么也没学会，总想有机会认真学一下，工夫始终没有腾出来。这两件东西也舍不得丢弃，就一直挂在那上面。村里别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多半半途而废，玩一阵子新鲜。真正能登上场的还只有“小马猴子”古善君。但郭思田心里从没服过他。

郭思田八九岁光景只身从山东老家出来，一路几经周折，风餐露宿，

拾荒流落到这个村子。他举目无亲，惨遭冷眼，生活无依无靠，冰寒雪冷，八病九痛，艰难困苦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但他从未屈服过，几乎从未流过眼泪。但今晚他不行了，这位骨子里还残留着山东汉子气味的刚毅青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他狠狠地咬着牙，虽没有出声，但已哭成了一个泪人。他猛地一起身，狠狠地一拳砸下去，那张木板条钉的简易饭桌“咔嚓”一声，散了架子，震得四周墙壁纷纷往下落土渣。他简直要疯了，像一只狂暴的狮子一样满炕打滚，胡乱地嘶叫。

4

459901013

郭思田与申晓放从小学起就在一个班里，而且是同桌，直到中学毕业。那时他俩的名字常被拉榜列在一起，经常是他占榜首，她名列第二，她占鳌头了，他仅次于。甚至有那么几回，他俩的总分竟并列第一，拉榜总不能把两个名字写在一起，没办法，班主任查语文分，语文是郭思田的优势，申晓放为这事曾哭过鼻子。他们一同回村，一个作业组劳作歇息。他们的关系是从你追我赶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爱情基础牢固，可谓“两小无猜”。如果顺其自然自由发展，那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等待他们的一定是花好月圆。但是，生活的环境和氛围并不允许所有的美好理想和合理的要求都能如愿以偿，也包括像他们这样根深叶茂的爱情。各种滞碍、阻遏、指控，有时不仅来自于外界，也包括当事者自己的勇气和理念。郭思田心里爱着申晓放，也知道晓放爱着自己，但因为自己的身价低贱，发展中的爱情才在中途无可奈何地搁浅，更准确一点说是他爱得真挚，是他自己冷静地却步了。现在，他知道她就要离他而去了。尽管他心里像明镜一样早知道今生今世，晓放嫁谁也嫁不到他的名下，尽管他也不会让晓放嫁到他这“寒舍”里边来，但他免不了受一番刺激、一番震动、一番打击，这是自然的，无法回避的。

也许是对眼前即将发生的事实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也许是对美好的过去的一种怀念；也许是对冷酷的现实的藐视；也许是对未来的憧憬，现在，极度悲愤的郭思田大脑中却平静地闪出另一番情景。

那是他们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雨，到第二天早晨上学的时间，雨稍小一些，郭思田和沈启源、申晓放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学校。申晓放去开锁，那门缝已“哧哧哧”地往外冒水。郭思田提醒说：“里边有水！”话音未落，申晓放的锁已经打开了，门口朝外，里边的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连冲带吓，申晓放闪个趔趄。要不是他和沈启源手疾眼快扶住她，说不准晓放会倒在水泊中。这样，三个人的裤子都被打湿了。

原来他们的教室东山墙是就东院的西院墙建起来的。那个大宅院很大，下雨时所有的积水都得从院墙的下水道淌进来，水道口离地一米多高，与窗台不相上下，水流大时像个小瀑布。先有下水道，后有教室，因此，所有的排水都得经由教室，一下雨，教室便先积水。这对他们这个班的同学来说，见怪不怪了。现在整个教室的水还有没脚脖子那么深。

申晓放惋惜地说：“桌凳又都泡上了。”

“没办法，”郭思田说，“上课前把水放干净。要不咱班又上不了课了！”

沈启源说：“我先进去把下水道给堵上，要不，雨不住，再下大，就没个完了。”

申晓放不让，说：“那不行，人家院内水出不去，东院那老太太还不过来骂咱？”

郭思田说：“也不怪人家不让，下水道是人家的，排水，也有理。怪就怪当初建教室时，为什么借用人家的大墙？”

沈启源建议说：“这事咱管不了，先进去泼水吧。”说进去，他也没进去，拿眼睛瞅着郭思田。他们仨人在一起，他的点子多，但往往不敢伸手做，常常是郭思田说“行”，他才跟着做。现在郭思田先进屋了，他和晓放也跟着进屋了。忙活一大阵，室内的水不见少。突然，申晓放像想到了什么，提醒说：“你们俩看，”她指着下水道，那里正使劲儿地往里淌水，“我们这么泼，室内的水永远也不会少。你们俩记得那道水管放水、底下排水的应用题吗？”

沈启源一愣神，郭思田说：“对啊，我们怎么这么笨，我们泼水速度抵不上冒进来的速度，水不会少的！”

沈启源往房梁上一瞅，想出了办法，说：“有了，有办法了。”他把一

张桌子拉过来，一个箭步跨上去。由于步迈得大了，“哧”一声裤裆扯开了，露出半边屁股，郭思田笑了。申晓放循声抬头的一瞬间，沈启源的那个东西全闪进她的视线。她赶紧扭过脸，羞得不敢抬头。沈启源急着蹦下来，背靠墙壁，不敢动弹。郭思田明白沈启源的意图，跳上桌子从房梁上摘下两节炉筒，一个拐脖。他把两节炉筒分别接在拐脖上，呈九十度角，一头插进水道口，一头打算从窗子伸出去，但他一个人顾不过来，便喊道：“沈启源，你过来把窗子打开！”

沈启源说：“我动得了吗？”

申晓放面对西墙站着，“格格格”地笑。

郭思田说：“启源，你不要动。申晓放，你过来开窗户。”

申晓放回转身，立刻指着沈启源说：“你不要动。”她跑去开窗户。水道口四处喷水，郭思田急中生智，用废纸堵，还是不行。沈启源依旧紧靠着墙。看着干着急，不敢离身，只见他把自己的衣服袖子撕下来一半扔过来说：“思田，用这个。”

郭思田还有点犹豫，反问道：“你怎么把衣服撕了？”

“反正也是破的，多一块少一块没关系，你快用吧。”沈启源靠着墙一动不敢动地说。

水道口堵严了，水一下子被引出窗外。

郭思田和申晓放回来继续泼水，边泼边笑。申晓放还不时回身警告沈启源：“不准动。”

水泼干了，二人回头瞅瞅沈启源依旧紧贴着墙站着，一动不敢动，急得要哭了。

“你俩还笑，一会儿老师和同学们都要来了，快给我想办法吧！”沈启源哀求说。

郭思田说：“你把裤子脱下来，叫申晓放给你缝上。”

沈启源问：“脱裤子？”

申晓放问：“叫我缝？”

郭思田看他们俩为难的样子，对沈启源说：“这么着，我用桌子把你围起来，你把裤子脱下来，叫晓放给你缝上。”

“我给他缝裤子？我还怕别人看见呢！”申晓放在一旁焦急地说。

“那好，我也把你围起来。”

“往一块围？我可不干！”申晓放身一转，要跑开。

郭思田极认真地说：“哪能围一块呢？来，老师这有针线，你在这边，他在那边。”

郭思田把桌子摆起来，把二人分别围起来。沈启源把裤子脱下来，从

缝隙间递出来，说：“同学快来了，你可要守住门！”

沈启源蹲在桌子内，不敢瞅任何东西。

申晓放走针行线，手忙脚乱，羞得不敢抬头。

不一会儿，室外有动静了，郭思田赶紧去顶门。

外边的人越来越多，嘈杂声也渐大，门被敲得越来越响。

郭思田用肩顶着门，压低嗓子：“晓放，你倒快点儿啊！”

申晓放越急，越缝不上，线断了，手破了，急得哭了。郭思田加固了门，跑过来从缝隙中指挥说：“别急，别急——”申晓放也急中生智，掏出自己的红手帕，来不及考虑什么颜色了，大针小线地，总算把破口子缝上了。

“郭思田，我缝好了。”她把裤子从桌缝中递出来。

郭思田正在使劲顶门，外边吃紧，喊叫声不得了。他说：“你给他送去。”

“我可不敢。”

“那怎么办？”

“我给你。”

“这门——”

“我去顶——”

“快！”

申晓放从桌子内钻出来，把缝好的裤子递给郭思田，也用肩学着郭思田的样子顶门。郭思田把裤子从桌缝中递给沈启源，沈启源慌忙套上。

外边的同学一下子涌进来，见两男一女在室内，又不开门，便“嗷嗷”起来，为首的便是古善君。但同学们一看炉筒把水引出窗外，似乎明白了什么，都用惊叹的目光瞅着他们仨。申晓放心里没底，还以为他们看着她给沈启源补裤子呢，羞得很不得劲，低着头。沈启源也误认为他们看到了他扯开的裤裆，把脖子缩到桌子里。只有郭思田感到自豪。班主任老师进来了，了解了情况，表扬了他们仨。下课了，同学们都围着他们三个人，称赞他们为班级解决了一个多年没解决的排水问题。一个同学称赞说：“这个办法真巧！”一个同学问：“谁想出来的？”

郭思田说：“沈启源！”

大伙一下子把目光投向沈启源。突然，还是那个古善君把沈启源扳过来，指着给大家看，说：“沈启源的屁股怎么变成猴子屁股了？”这时，同学们才发现沈启源后屁股打的那块补丁是申晓放的手帕。沈启源一下子靠在墙上，似乎无地自容。申晓放羞得跑进教室，趴在桌子上哭了。

当时郭思田真想抓住古善君狠狠地揍他一顿，上课铃响了。沈启源红

着脸，用手捂着屁股走进教室。以后的三节课沈启源也没动地方，佯装有病，课间操他也没出去上。直到中午放学，他动了点心眼儿，把书包带放长，耷拉在屁股蛋上，把那块红补丁挡住，慌忙往家跑换裤子。这些，郭思田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下午放学，他首先赶到校门口，闪在一旁，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两眼扫视着涌出校门的人群。申晓放悄悄凑到他的身旁，趁人不注意，拉了一下他的衣襟，用眼睛跟他说：“你要干什么？”郭思田依旧没有动。申晓放又用眼睛狠劲地瞪了他一下，他这才悻悻地离开校门口。余怒未消，心里警告说：“古善君，你等着！”

一场无法估量后果的格斗被遏制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女性眼神的巨大力量。当然，他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他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逐渐回味、意识到的。但这一次，却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许，仔细回想他们之间春心萌动的历史，可能就起源于此。

由这种“眼神力量”，他又联想到另一番情景。

6

初中时，学校组织会战，到阴阳山开荒种地。天很热，休息的哨声一响，各班同学像防空演习一样，纷纷找树荫凉一堆一伙“躲避”起来。郭思田没有去找荫凉，举起一个大罐头瓶，冲着班主任老师说：“我给大家找水去！”还没等老师点头，他就朝沟下跑去。

“老师，我也去！”申晓放也掏出一个罐头瓶，跟着跑下沟来，接着一群同学也都跟着跑下来。

他在一条树荫茂密的沟尽头找到一口石头小井。那井水不深，没有提水的辘轳，连桔槔也没有。井沿的青石板很光滑，有几条小毛道从四周通向井沿。他知道，这是供散居在山沟里的庄院人家饮用的山泉井。阴阳山的沟沟岔岔有几口这样的小井，井都不太深，水却很甜。平素，挑水人都用扁担钩提水的。他略迟疑一下，两臂张开，踩着井壁石缝下去了。申晓放见他下井了，深怕出危险，趴在井沿叮嘱说：“郭思田，你可要小心！”郭思田继续往下下，很有把握地说：“没事。”快接近水面了，他又开两腿，一边扶着一块石头，一边伸出掐着罐头瓶的手。哈腰正要灌水，猛然间发现平静的水面上正映着申晓放那白皙的脸，桃花粉面，楚楚动人，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忽闪着，连那长长的睫毛都看得真真切切。申晓放的眼睛从来没这么专注地盯着他。他浑身一怔，好像第一次发现，原来申

晓放的眼睛这么美丽！他瞅着，端详着，不忍心划破水面，似乎水中两只明亮的眼睛也在深情地盯着他。

顷刻，申晓放觉得身后同学的嘈杂声近了，着急地问他：“你干吗？还不灌水？”

他把手中的瓶子伸进水里，申晓放的情影还在水中晃动。他灌满一瓶水直腰递上来，申晓放接上来，回身递给跑过来的同学，把手中的空瓶递给郭思田。

真凉！这水怎么这么甜？众人在上面惊叹着。

同学们都喝足了，郭思田两脚跨着井壁直起身，自己也喝了个够。他又灌上一瓶，说：“给老师送去。”申晓放接过瓶子，几个男生把郭思田拽上来，一同跑回山腰老师面前。

从那以后，他衣兜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像鸭蛋大小的椭圆形小镜子，这在当时初中男生兜儿里是很少有的。当然，他平时并不拿出来，也很少有人知道。只有在上课的时候，他才不时地拿出来摆弄。也有的时候，他干脆把它戳在语文书的右下角，用掐着书的大拇指顶着，佯装看书。有时他发现，同桌用异样的眼光瞟着他，他就把嘴唇凑近小镜子，用舌尖舔着上下嘴唇，以掩饰自己真正的目的。申晓放坐在他的左侧后方，他的小镜子中始终照着申晓放楚楚动人的脸庞，整个初中几年时间里，也许谁也没想到他还曾用过这个精心想出的办法，也包括申晓放本人在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地的中学生，尤其这远离城市的僻壤乡镇中学的男女生之间是封闭的，彼此很少往来，甚至在一起读了三四年书，相互之间连一句话也没说过的情况并不罕见。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男女之间的感情流露，异性心底渴求的递送，是任何铜墙铁壁也封闭不住和阻挡不了的。

他在中学读了四年书。那年月学制常改动，一会说九年制，一会说十年制。十年就相当于过去和后来的十二年高中毕业。时值华夏大地老百姓知道的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已经连续多年不从中学直接招生了，要想继续求学深造，中学毕业后必须下厂、回乡劳动二三年，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去，叫“工农兵”大学生。那名额极其有限，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对农村孩子而言，读完公社的中学，学业也就算到头了。他们几个：郭思田、沈启源、申晓放、古善君就一同回村，成了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特别像郭思田这样的“盲流”，“流”到冷热河落下脚，幸亏支部书记杨剑运的关照，还能读完中学，简直都幸运透了！还敢有什么奢求？

不管生活怎么变化，他与申晓放之间的感情却一直在“发展中”，在“与时俱进”。

在他与申晓放的交往中，也许是因为他的“早熟”，他这面主动“进攻”的时候多。相对比较，申晓放时常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但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在“友谊”的线上，这又与他的深思熟虑有关。坦率地说，申晓放若与他结成伉俪，就当时的情况看，晓放那边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他渴望她能做出这样的牺牲。如果申晓放死心塌地地爱上他，他决不想拒绝。他在心里发誓：晓放今天损失多少，那来日他将成倍偿还！如若不是这样，哪怕有一点勉强和顾虑，他都不会再努力了，免得彼此把话说透了又达不到目的反而伤了友谊。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行为是理智的，他的怯阵，晓放不但没有恨他，反而心里更看重他了。晓放不止一次地当着信宽老汉哭述着他们之间的原委，这些郭思田都知道。

当然，他主动退却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知道晓放心里同时还装着另一个人，他们的好朋友沈启源。晓放原本站在他们中间，后来之所以一点点倾向于沈启源，郭思田心里明白，主要因为沈启源“主动”，日近日亲，日疏日远。他也明显地觉察到，沈启源在发现申晓放的感情倾向自己的时候，沈启源主动地退却了。在他与晓放关系彻底“了结”后，他心里隐隐作疼，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逊色于他的朋友沈启源，沈启源比他坦诚高尚得多！

他与申晓放“好”不了了，他倒希望他们能真的“好”起来！

然而，不久便传出话来，古善君勾搭申晓放。他听到这条消息非常担心和气愤，他甚至要找沈启源，他要当面鼓励沈启源，让他主动接近申晓放。这也是对晓放尽一点感情责任。他从心底爱过的她，他从心底希望她好，他不希望他曾经爱过的人掉进泥潭里！还没等他来得及“动作”，又传出话来，说古善君“先斩后奏”，说申晓放已经“有”了，根据他知道的申晓放，他判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全是古善君耍的“赖”。

猝不及防，现在十方消息验证，不可能的事就要“能”了，而且就在明天！申晓放即将被古善君“赖”去了！

然而，郭思田毕竟是郭思田，他不哭了，也不想了，也不愤怒了。他悄悄地爬起来，洗把脸，下意识地刷刷牙，似乎他要出一趟远门似的。他拎着一瓶白干酒，无目的地走出家门，走出村子，一步步登上阴阳山。

与此同时，冷热河对岸，也有一个人，也拎着一瓶酒，朝阴阳山顶登来。这就是另一个听到申晓放结婚的消息同样撕裂心肝的郭思田的好友——沈启源。

申晓放确实是被古善君“赖”去的。

古善君在农村属被“依靠”的对象的后代，他的父亲古跃文算不上精明的庄稼把式，更算不上有影响的桌面人物。他曾稀里糊涂被推上领导岗位，当上了生产队长，多长时间谁也记不清，后来又稀里糊涂地被赶下台了。他常以此来教训他的儿子古善君说：“那年八月十五，我当队长……”“得，得得！别老讲你那段能耐，不就是偷着杀了一口老母猪吗？”古跃文在家里讲话，常常被老婆拦腰打断。他老婆董桂英在娘家当姑娘时曾当过妇女队长，依现在的姿色估摸，当年也很俊俏。董桂英是有名的“人精子”，嫁过来仍争强好胜。在家里，她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外面人都知道，古家是女的“驾辕”。董桂英精明归精明，但多少年守着的那三间土平房，越来越破旧，从没修缮过，日子没有一点起色。人们私下给她总结：人啊，不能总认为自己精明别人傻，横草不过，常了，谁怎么回事都清楚，便宜哪能都叫你占？时间长了，古家给人们留下一种无法摆脱的印象：不是正经人家。古家获得这种评价的另一个直接因素就是他们家逐渐长大的宝贝儿子“小马猴子”古善君的影响。

古善君仗着他是“依靠”对象的后代，累活、脏活、不合算的活他不干。他干的是春天放水、看电闸，夏秋两季拎镰刀晃来晃去护青看场院。冬天住在小队部打更，占不着你什么便宜就跟你干，村里村外叫他打个遍，熊个遍。不是他有劲，而是他手狠，敢下手。“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他属“不要命”的。有些妇女常以他来吓唬小孩子：“再哭，古善君来了！”村里人多半是满族人的后裔，就是纯汉族人也继承了许多满人的遗风。他们都知道“马猴子”的残暴。一来二去就把这个名冠到古善君头上。因为他长一双小眼睛，给人总的印象是“小”，就叫他“小马猴子”了。

看着古善君年轻，不学好，妈又如此这般地护短，村里人有许多看法。最权威的评论者要属老信宽了，他说：“护疮护得一包脓。”

人各有志，心也各有所思。古善君也有自己的特长，他头脑灵活。眼睛虽小，但非常狡黠，眼睛一眨巴一个道儿。也没见他求师做徒，就能拉一手好京胡。村里业余剧团排样板戏，他跷起二郎腿，拉得那个“浪”劲吸引了许多本村的和外村的观众看他而不看演员。不久，市里的样板戏团下来物色拉弦的人，一眼就相中了他。这下子他妈可扬眉吐气了，村里的